

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

梁培恕

我觉得今天再提出乡村建设运动这件事情来做是一种什么性质呢？就是说，在我看起来，中间跨了七八十年，特别是最近这几十年，中国的形势变得太多太多，所以至少在我的脑子里，当初他们做这件事情的目标、他们的动机、还有他们想做到的，都和现在非常不一样了。所以，我不客气的说，今天我们可以借鉴的不多。

当然，上世纪的先驱者都是好人。他们做了什么呢？或许可以说是为西部地区增添了一些生气，减少了一点痛苦。那么，既然形势已经完全不同，他们的做法好不好、行不行得通，都已经不必再议。当然，他们当初那样做，是有道理的。

今天，我们已经不需要纯粹为了怀旧而去寻找他们，我的感觉是他们当初的一些观点可能今天还有用。譬如，我的父亲主张，不要用行政手段来推动工作，他主张尽量通过教育。行政手段见效快，教育见效慢、甚至于可能无效。那么他为什么一再强调不用行政呢？他说，改变要发生在人身上，只有人变了才是真变了。外面的力量可以是一个人一时的改变，但是他又可以回潮、可以反弹。如果这个人的思想和习惯真的变了，那么他就是站得住的一种变化，不会再回潮、不会再反弹了。

上面说过的这种说法呢，还是他的比较浅的意思。对于他来说，他是一个儒家的观点，他期待着把人教育成喜欢动和会动的人，有了这种变化，这个人的自身的变化，这个人就不是你原来那个被动的人、呆板的人了。我请大家注意，富于主动性和活跃的人是我父亲对于人类的期待，不限于中国农民。

另一点，今天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怎么样怎么样，都是一些虚的理解和表达，是就文化谈文化。我的父亲从他中年起有一个人是，他认识到社会构造和文化是互相铸成的，你看一个社会的构造就能看懂它的文化，反之亦然。所以，他写的《中国文化要义》这本书，第一章就是从中国人的家说起。中国文化之所以好，就好在家庭是社会的支柱。今天，家庭已经被分解，也许我希望那不是永久的被分解。

我特别喜欢“可持续发展”这几个字，因为他意味着没有大的错误。如果有大的错误，那就必然不可持续。如果生产指数上去了，生活质量下来了，那就是不可持续。如果生产指数一直上不去，那就更不可持续。总之，凡靠行政手段搞上去的，其实都是不可持续的；凡顾此失彼的，都不可持续。所以，我想，凡可持续，就是因为没有大错误。

人类有一种趋向，趋向于朝前走的劲头大，不注意自己朝前走在身后留下了什么。成语把这个叫做顾此失彼、顾前不顾后。人类还有一个趋向就是只顾自己，这个自己有可能就是指他自己一个人，也可能是指只顾中国、只顾人类。我说一个话是因为人类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去看自然界，自从科技成了人类的好帮手，人以外的一切都已经岌岌可危。

中国有一个成语，否极泰来，就是坏透了就可以往好的转了。现在我们有一个现象，一个地方如果被中央注意了，那个地方就要交好运了。如果我对乡建学院提什么希望，我的希望就是警觉于人类的弱点，照前行。

我的感情不由自主的惦记那些奔向城市和留在农村的人，尤其是那些留在农村的人；我的感情还不由自主的惦记着另一件事情，今后中国会有许多大动作，牵动着各个方面，我相信那些目标都会达到，其中生态很容易继续成为牺牲品，如果要我对乡建学院今后的工作提什么希望，我希望是具有前瞻性，照顾全局，不锈话。

完了。